

俄乌冲突与中东安全伙伴的异化^{*}

孙德刚 李典典

【内容提要】 安全伙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针对共同威胁而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以期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力量倍增效应。21世纪以来,美俄在中东建立了各自主导的差序化安全伙伴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通过政治杠杆和经济杠杆激励伙伴国提供援助,但中东安全伙伴国与美俄价值观差异甚大,各自具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取向。本文从“安全—经济复合利益”视角出发,提出维护政权安全是中东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出发点,中东国家与美俄安全伙伴的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是各国选择不同政策的主要考量。受这两个变量的影响,美国在中东的12个安全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在中东的4个安全伙伴国执行了“积极制衡”“消极制衡”“积极追随”“消极追随”“对冲”五种政策。中东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同域外大国越一致,就越有可能坚定支持后者;安全伙伴和经济伙伴越是错位,中东国家就越有可能选择“对冲”政策。根据各国提供道义支持和行动支持的差异性,可以将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国分为“亲俄反美”“亲俄不反美”“亲美不反俄”“不亲美也不亲俄”“亲美反俄”五类,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异化趋势——安全伙伴的强化、固化和退化。

【关键词】 安全伙伴 中东国家 俄乌冲突 联盟政治 对冲战略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要国家和区域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1VQG009)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初稿宣读于第25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论坛,论坛主题为“高政治议题的回归:新形势下的国际安全理论”。感谢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孙学峰教授、漆海霞副教授、周建仁副研究员、李莉研究员、刘丰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谢超副研究员以及《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8卷第1期(总第29期),第34—70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作者简介】 孙德刚,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电子邮箱:sundegang@fudan.edu.cn

李典典,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2020级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0204101571@shisu.edu.cn

2022年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成为“黑天鹅事件”,对欧洲政治秩序和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俄乌冲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国的安全战略及其全球意义层面,如阎学通研究了中国的平衡政策^①;毕洪业从“本体安全”的概念出发,探讨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的动因^②;吴苑思、刘建伟、赵隆等探讨了俄乌冲突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经济制裁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③。相比之下,现有成果对于发展中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相对薄弱。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美国是西方霸权国,俄罗斯是新兴大国,两国在全球建立了不同规模、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安全伙伴体系。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都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极构建统一战线,中东成为双方战略竞争的主战场之一。2022年7月13日,拜登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沙特阿拉伯,与9个阿拉伯国家元首举行峰会,推动建立“中东防空联盟”和美国、印度、以色

^① Yan Xuetong, “China’s Ukraine Conundrum: Why the War Necessitates a Balancing Act,” *Foreign Affairs*, Vol. 101, No. 3, 2022, pp. 1-8.

^② 毕洪业:《从危机到战争:俄罗斯本体安全与俄乌冲突》,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21页。

^③ 参见刘军梅:《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载《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刘建伟:《美国制裁改革背景下的对俄经济制裁》,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3期;李巍、穆睿彤:《俄乌冲突下的西方对俄经济制裁》,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4期;吴苑思:《俄乌冲突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的影响》,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3期;赵隆、刘军、丁纯,等:《俄乌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笔谈》,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3期。

列、阿联酋“四国机制”(I2U2),巩固中东安全伙伴体系;7月18日,普京访问伊朗,举行俄、伊、土德黑兰峰会,争取安全伙伴国的支持。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国为什么会作出不同的政策选择?为什么有的安全伙伴国与美俄亦步亦趋,有的提供有限支持,而有的奉行对冲战略?在国际体系转型、地缘政治强势回归、无政府状态加剧、高政治议题备受关注的背景下^①,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关系是在强化、固化还是退化?

从经验研究来看,美俄在中东构建统一战线,旨在获得安全伙伴国的安全、经济和道义支持,体现出霸权国和崛起国不对称博弈下权力转移新态势。卡耐基中东中心前主任保罗·萨利姆(Paul Salem)指出,“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俄罗斯在中东寻求地缘政治影响力,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叙利亚和利比亚,积极培养代理人,但俄罗斯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7%和中国的10%,有限的综合国力使俄罗斯缺乏激励安全伙伴所需的战略资源。美国主要以防务合作、经济援助、外交施压等方式,逼迫中东盟国与伙伴国选边站;俄罗斯则利用其与中东国家的军售、粮食出口与油气合作,同伙伴国形成利益捆绑。^② 王林聪认为,多数中东国家在俄乌冲突前持中立立场,并试图在俄罗斯与西方阵营之间两面下注,以不激怒俄罗斯为底线,其政策立场可分为五类:积极支持、消极支持、中立、谨慎反对和坚决反对。^③ 不足之处是,上述学者未能从学理层面阐释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国在应对俄乌冲突时政策差异性的背后动因。

从理论研究来看,国际危机爆发后,安全伙伴国是提供援助还是袖手旁观,可以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个维度展开。从定量研究来看,查尔斯·凯格里(Charles W. Kegley)对1816—1965年的联盟案例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发现在危机爆发后,大约27%的盟国根据盟约承担了义务,61%的成员国选择了中立,还有12%的成员国攻击盟友。他认为盟国作出不同的政策

^① 参见漆海霞:《高政治议题将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期。

^② Paul Salem,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 Regional Order,” *The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 No. 44, Winter 2022, p. 23.

^③ 王林聪:《从俄乌冲突看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及出路》,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22—31页。

选择主要在于它们有不同的信任文化。^①

从定性研究来看,针对“为什么有些安全伙伴国‘隔岸观火’而有些安全伙伴国‘千里驰援’”这一问题,学界主要从三个维度给出了竞争性解释。

一是单元维度,即国内—国际政治的互动说。该学说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视角,探讨危机爆发后安全伙伴国相互提供援助的国内障碍。美国学者诺伊施塔特(Richard E. Neustadt)认为,联盟不像机器,而更像生物体,通过互动产生共有知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治影响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内部各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当国内某集团要实现自身利益时,他们便将对外结盟变成维护小集团利益的手段。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不同,彼此误判安全伙伴国意图的情况时有发生。^②为检验此理论假设,诺伊施塔特以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62年“闪电”导弹事件为例,考察美英特殊安全伙伴关系出现裂痕的原因。他发现,上述两例联盟研究忽略了国内因素。由于信息不对称,决策者并不了解安全伙伴国国内议程的排序,需花大力气了解安全伙伴的国内政治生态。^③

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N. Barnett)和杰克·利维(Jack S. Levy)以埃及为例,提出国内政治可能会限制一国为其他国家安全问题调动内部资源的能力,从而影响其履约意愿。二人对1962—1967年、1967—1971年和1971—1973年的埃及安全政策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国内政治影响安全伙伴间相互预期;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更关注政权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故学者应从国内政治出发研究伙伴关系。^④

二是关系维度,即安全伙伴国之间的强制与反制说。这一学说从不对称关系出发,认为安全伙伴国是背信弃义还是信守承诺,取决于伙伴之间的

①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When Trust Breaks Down: Alliance Norms and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p. 63, 67.

② Richard E. Neustadt, *Alliance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4.

③ Ibid, p. 145.

④ Michael N. Barnett and Jack S. Levy,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The Case of Egypt, 1962-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3, 1991, pp. 393-395.

强制与反强制斗争。在非对称性安全合作关系中,大国可以保护小国,也可以操纵小国。海法大学本·泽维(Abraham Ben-Zvi)在《联盟政治与影响的限度》一书中,深入考察了联盟关系中大国对小国实施强制性外交的可能。^①为评估联盟内部强制性外交的效力,他选取了1975—1983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四次强制性外交实例,即1975年3—9月福特政府决定重新评估对以色列政策、1977年总统卡特提出美国中东新政策、1981年6—8月美国推迟向以色列交付F-16战斗机和1982年6月—1983年5月美国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对以色列施压。通过对上述个案的研究,本·泽维发现,美国对以强制性外交全部失败,原因在于美国行政部门受美国国会和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对以影响手段有限,同时美国遏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离不开以色列。^②

三是结构维度,即安全合作机制中的牵连与抛弃说。这一学说将安全合作关系和敌对关系视为有机的整体,认为危机爆发后,安全伙伴国选择“出手相助”还是“按兵不动”,取决于安全合作与对抗关系的三角模型结构。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认为,从体系的角度来看,国际无政府状态、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度决定了联盟的运作机制。联盟存在双重博弈:一是盟国之间的博弈,二是盟国与敌国的博弈。^③斯奈德系统提出了联盟安全困境理论——当联盟关系紧密时,盟友之间更担心受到牵连;当联盟关系松散时,盟友之间更担心受到抛弃,受牵连与受抛弃是一组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安全困境。^④

基于牵连与抛弃说,日本明治大学伊藤(Go Ito)将双边博弈扩展到三边博弈,根据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档案,对1969—1973年中、美、日三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解读档案文献和追踪相关历史事件,伊藤提出“双重联盟安全困境”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上述三国之间的博弈;美日关系属于

① Abraham Ben-Zvi,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The Case of the US and Israel, 1975—1983*,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

② Ibid, p. 1.

③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6-20. 另可参见“*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Spring 1990, pp. 103-123.

④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66-177.

联盟内部的博弈；美日同中国的博弈属于联盟与外部对手之间的博弈。结构影响单元。他借用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中文名“罗德明”)关于三角竞赛的理论,将1969—1973年的中、美、日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969年为稳定婚姻型三角(美日关系密切、中美和中日关系紧张)、1972年为浪漫三角(中美和美日关系密切、中日关系紧张)和中日建交后的和平共处型三角(中美日三方都保持密切关系)。^①

围绕危机爆发后安全伙伴国是鼎力相助还是袖手旁观的政策选择,以上学者分别运用定性、定量或建模研究方法,从单元层面、关系层面和结构层面三个维度,考察了狭义的军事联盟管理,但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现有研究聚焦于狭义的军事联盟,未能阐释广义的安全伙伴国的政策偏好;第二,现有成果运用简约的“制衡”与“追随”二分法,强调防御性安全伙伴国制衡威胁^②、进攻性安全伙伴国追逐利益^③,忽视了安全伙伴国的其他选项;第三,现有研究探讨安全合作方政策偏好的普遍性,忽视了其差异性,未能从学理上解释为什么有些安全伙伴国在危机爆发后提供安全援助,而有些没有提供实质性安全援助,甚至在冲突方之间左右逢源。

本文从安全伙伴国的相互依存度出发,基于“安全—经济复合利益”模式,探讨安全困境下,在权力分布上处于不对称关系的安全伙伴小国选择不同政策的隐性逻辑,以解释俄乌冲突爆发后为什么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国会作出不同的外交反应。选择中东作为案例,一是因为中东国家处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中,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挑战,本研究有助于探讨中东脆弱政权如何在国际危机面前审视与大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二是因为美俄在亚太和欧洲地区的安全合作形式单一,主要是军事联盟^④,而中东地区涵盖了安全伙伴的多种类型,具有多重性和复合性,更有助于考

^① Go Ito, *Alliance in Anxiety: Détente and the Sino-American-Japanese Triangl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14-15.

^② 参见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④ 如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联盟、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美日、美韩、美澳新联盟等。

察危机爆发后不同安全伙伴国政策取向差异性背后的动因;三是美俄与中东的安全伙伴国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具有异质性,有助于考察不同价值取向的安全伙伴国对美俄“忠诚度”的差异性。

二、美俄在中东安全伙伴的概念与类型

安全伙伴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针对共同威胁而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以期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力量倍增效应。这里的“安全伙伴”包括四要素:行为体为主权国家,合作议题为国际安全,合作指向为共同威胁,合作载体为正式或非正式协定。

安全伙伴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冷战时期的联盟政策》中,主要从联盟的视角对安全伙伴进行分类,如利益一致型联盟、利益互补型联盟、意识形态一致型联盟和政策一致型联盟等。第一类如北约框架下的美英联盟;第二类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与巴基斯坦联盟;第三类如始于1815年的英国与葡萄牙联盟及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第四类联盟只规定成员国为了部分利益而协调政策,关系最松散。^①

本文将正式与非正式安全伙伴一并加以研究。这是因为在百年历史长河中,安全伙伴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除正式强伙伴外,国家间基于临时性任务、利益交换和安全关系,也形成了各种非正式安全合作范式。特别是21世纪以来,“结盟”与“结伴”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高政治领域的联盟与低政治领域的经贸以及观念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动日益密切,形成了“安全—经济复合联盟”,也有学者用“盟伴”一词来指称联盟与伙伴的复合关系。^② 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联盟的强化与伙伴的升级几乎同时进行,盟友与伙伴常常同时出现,严格区分二者不仅在实证层面难以做到,而且在学理上也难以加强类型化分析。故本文从安全合作的实质和形式两个层面

^① 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 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pp. 188-191.

^② 赵明昊:《盟伴关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

去探讨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认为它既包括国际安全视野下的正式联盟关系,又包括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

中东是大国战略竞争的舞台。二战后的美苏、冷战后的美俄都在中东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各自建立的双多边联盟体系实际上是正式与非正式安全伙伴的复合体。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认为:“联盟基于正式协定,成员国依据协定,承诺共同使用武装力量反对某个国家。”^①按照奥斯古德的定义,正式强伙伴本质上是封闭性、排他性联盟,目标是遏制和打击敌人;非正式弱伙伴提供的支持尽管有限,但可以产生“多边主义的想象”,增强受援国安全行动的合法性。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多极化取得了长足发展,美国和俄罗斯是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域外大国,分别与中东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通过军事和经济议题联系,同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六国、以色列、土耳其、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等12国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这些安全伙伴成为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联盟、“非北约盟友”(Non-NATO Allies)、“中东战略联盟”等重要成员国。美国的中东伙伴国对西方主导的中东体系既存在依附性,又具有一定的战略自主性。在中东安全体系构建过程中,美国实施“胡萝卜+大棒”双重政策,既向中东国家提供援助,又动用国内法对中东国家实施惩罚与制裁。

作为非西方大国的代表,俄罗斯同叙利亚、伊朗、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四国建立了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既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提升非西方国家在中东安全治理、政治规制及经济规范中的塑造能力,又与美国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拥有多种战略资源,包括向中东国家出售S-300、S-400防空导弹系统,出口油气、粮食以及核电项目等。^②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世界上超过50个国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进口依赖度超过30%,其中就包括苏丹、埃及、卡塔尔、阿

^① Robert E. Osgood, *Allian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 17.

^② 截至2022年9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投资了土耳其、埃及、伊朗等国的核电项目。

联酋、土耳其等十几个中东国家。^① 俄罗斯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不及美国,但其与中东国家的防务、粮食与能源合作,增强了普京政府争取中东国家支持的能力。

美俄与中东安全伙伴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资源禀赋和文化价值上差异甚大,安全伙伴形态千差万别。按照安全合作协议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合作形式),以及安全合作程度的高低(合作内容),可以将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分为正式强伙伴、非正式强伙伴、正式弱伙伴和非正式弱伙伴四类(见表1)。

表1 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类型

安全合作协议 安全合作程度	正式	非正式
高	正式强伙伴	非正式强伙伴
低	正式弱伙伴	非正式弱伙伴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正式强伙伴,即“军事联盟”(alliance),是安全伙伴国基于盟约,针对共同威胁而开展安全合作,形成高度制度化和排他性的安全共同体。北约、华约、美日、美韩联盟都是正式强伙伴的代表。正如拉西特(B. M. Russett)所指出的,联盟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有一定数量的国家,二是签订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三是规定联合作战的条件。^② 正式强伙伴将安全合作写入共同防御协定中,缔约国根据盟约条款和安全合作机制开展实质性安全合作,安全伙伴推卸责任或违约的空间小、成本高。中东正式强伙伴的例子如美国与土耳其在北约框架内的关系。

第二,非正式强伙伴,即“准联盟”(quasi-alliance),是安全伙伴国基于非

^① Caitlin Welsh, “The Impact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May 18, 2022, p. 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5/19/impact-of-russia-s-invasion-of-ukraine-in-middle-east-and-north-africa-pub-87163>,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2日。

^② B. M. Russett, “An Empirical Typology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2, 1971, p. 262.

正式安全合作协议,针对共同的外部敌人开展密切安全合作。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如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等,法律效力不及共同防御协定。虽然合作载体具有非正式性,但实质性安全合作处于高水平。^①非正式强伙伴之间的战略可信度较高,但考虑到第三方因素,常常不愿意将共同安全合作的条款以正式法律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非正式强伙伴的例子如美国与以色列、俄罗斯与叙利亚等。

第三,正式弱伙伴,即“联合”(alignment),是安全伙伴方相互确认为正式“盟友”并签订正式安全合作协议,但仅停留在文本层面,实际安全合作处于低水平。美国国务院宣布摩洛哥为“非北约盟友”,但这种正式弱伙伴关系有名无实,美国与之安全合作处于浅层次。埃及、约旦、巴林和突尼斯也在美国“非北约盟友”名单中,但美国口惠而实不至,对后者安全援助程度有限,属于正式弱伙伴。2022年2月,美国将第六个阿拉伯国家卡塔尔列为“非北约盟友”,拜登称,这种正式弱伙伴仅具有“象征性荣誉”(a symbolic honor)。^②

第四,非正式弱伙伴,即“弱链式联盟”(entente),是“联盟扩容”的产物,旨在弥补原有联盟体系下安全供给之不足。联盟扩容包括增加联盟成员数量、丰富国家类型和扩大议题覆盖范围等,形成双边和多边、正式和非正式盟伴相结合的混合安全合作体系。^③非正式弱伙伴是主权国家基于非正式安全合作协议,通过议题联系将潜在安全合作伙伴整合成复合多元的共同体,针对共同敌人建立的松散的安全合作关系。非正式弱伙伴是正式联盟的有益补充,常常基于议题联系,在危机爆发后开展政策协调与安全协商,安全合作具有临时性和任务导向性,也被称作“弱链式联盟”,本质上是“伴”

^① Degang Sun and Dandan Zhang, *Diplomacy of Quasi-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Berlin: Gerlach Press, 2020, pp. 13-14.

^② “US Names Qatar Major Non-NATO Ally as Energy Crisis Loom,” *Republic World*, February 1, 2022, <https://www.republicworld.com/world-news/us-news/us-names-qatar-major-non-nato-ally-as-energy-crisis-looms-qatar-is-reliable-partner-articleshow.html>, 访问时间:2022年9月5日。

^③ 任琳、郑海琦:《虚弱的联盟扩容与全球治理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第2页。

而不是“盟”^①,如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与苏丹的关系。

综上所述,美俄对中东的双边安全伙伴体系进行差序化管理。安全合作的目标、深度、广度和机制不同,美俄与对象国安全合作的形态也千差万别。从安全合作载体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及安全合作内容是否具有实质性,可以将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分为四类:以北约军事联盟框架下美国和土耳其为代表的正式强伙伴;以美国和以色列、俄罗斯和叙利亚及伊朗的安全合作关系为代表的非正式强伙伴;以美国与巴林、埃及、约旦、卡塔尔、摩洛哥、突尼斯六国“非北约盟友”为代表的正式弱伙伴^②;以美国与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的安全合作关系,以及俄罗斯与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安全合作关系为代表的非正式弱伙伴(见表2)。

表2 美俄在中东安全伙伴的类型分析

	美国的安全伙伴	俄罗斯的安全伙伴
正式强伙伴	土耳其	—
非正式强伙伴	以色列	叙利亚、伊朗
正式弱伙伴	巴林、埃及、约旦、卡塔尔、摩洛哥、突尼斯	—
非正式弱伙伴	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	阿尔及利亚、苏丹

表格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文献自制。

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和综合性大国,在全球安全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故与中东国家建立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安全伙伴关系;俄罗斯是单一性大国,在全球安全体系中处于受遏制地位,在中东缺乏正式强伙伴和正式弱伙伴,故与中东国家仅建立两种类型的安全伙伴关系。尽管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类型不一致,但做比较研究仍有独特价值。美强俄弱,美攻俄守,美俄与中东安全伙伴国具有权力不对称性,美俄在中东的影响力也

① 孙德刚、凌胜利:《多元一体:中东地区“弱链式联盟”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期,第52—53页。

② 截至2022年9月,有6个阿拉伯国家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北约盟友”,分别是埃及、约旦、卡塔尔、摩洛哥、巴林、突尼斯。关于“非北约盟友”的地位,参见:“Major Non-NATO Ally Status,” <https://www.state.gov/major-non-nato-ally-status/>,访问时间:2022年9月2日。

具有不对称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考察在双重不对称权力关系中安全伙伴国的政策取向。

三、中东安全伙伴国政策偏好的动因分析

在安全合作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的双重作用下,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国会在俄乌冲突中作出怎样的政策选择?本文提出,中东国家是在西方殖民大国塑造下产生的,其边界大多由西方划定。有的中东国家是在西方殖民统治或委任统治基础上建立的,有的是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具有脆弱性,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虚弱,地方势力强大,外部大国推动的政权更迭、国家间冲突以及国家内部军事政变频发。与欧洲和亚太国家相比,当前中东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国内—国际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维护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成为中东国家领导人的首要关切。正如尼布洛克(Tim Niblock)所指出的:政权不安全感是影响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内外政策最重要的因素,即统治者认为他们的政权基础不稳,容易受到内部篡权、外部攻击、分裂主义和社会骚乱等因素的影响。^①

中东伙伴国与美俄建立的安全伙伴关系属于不对称关系:前者体量小,多为脆弱政权,首要任务是维护政权安全;后者体量大,追求在中东的地缘政治主导权。安全伙伴国能否维护政权安全,取决于安全和经济两大要素。前者旨在解决中东伙伴国的安全赤字问题,后者旨在解决中东伙伴国的发展赤字问题。安全伙伴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诉求形成一组张力,是中东国家平衡与美俄关系的主要考量。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安全伙伴层级影响危机爆发后弱小伙伴国向大国提供援助的意愿,层级越高,前者向后者提供援助的法律和道义压力越大,提供援助的意愿就越强烈。中东国家与美俄的安全伙伴层级是安全互动的产物,体现中小国家对美俄的安全依赖程度。安全合作层级差异性体现出安全一体化程度的高低,安全伙伴层级越高,安全伙伴国之间相互承担的盟约义务越

^① 蒂姆·尼布洛克:《政权不安全感与海湾地区冲突的根源析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1期,第5页。

多,彼此安全依赖度就越高,反之亦然。美俄与中东安全伙伴国签订了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这些协定对中东安全伙伴国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作用。就正式安全合作而言,如果中东安全伙伴国不履约,就会造成国家声誉损失;但就非正式安全合作伙伴国而言,即使不履约,也不会造成国家声誉方面的损失。例如,美国与土耳其在北约军事联盟框架下开展安全合作,俄罗斯与叙利亚和伊朗、美国与以色列在准联盟关系等框架下开展安全合作,都是强伙伴类型,增加了土耳其和以色列支持美国、叙利亚和伊朗支持俄罗斯的压力;美国与沙特、俄罗斯与苏丹的安全合作属于弱伙伴类型,这些中东国家向美俄提供援助的义务少。

假设二: 战略经济利益影响危机爆发后弱小伙伴国向大国提供援助的意愿,前者对后者的经济依赖度越大,提供援助的意愿就越强烈。战略利益包括战略安全利益、战略政治利益和战略经济利益。^① 战略经济利益与民生息息相关,专指在经济层面对政权安全构成重大影响的中长期利益。它是由安全伙伴国的战略经济诉求决定的,主要包括安全伙伴国对国际贸易、能源、粮食和援助的依赖。例如,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后者对前者的科技、市场和产品形成依赖;土耳其尽管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天然气、核电项目、粮食等严重依赖俄罗斯。经济依存度越高,这些安全伙伴国向美俄提供援助的意愿就越强烈,反之亦然。

假设三: 安全伙伴层级与战略经济利益的分异程度,决定了中东伙伴国提供安全援助的类型差异。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有时具有一致性,有时存在差异性。当中东安全伙伴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指向同一个国家时,就会倾向于支持该安全伙伴;当二者不一致时^②,就会执行差异化政策。安全合作机制是安全伙伴国履行安全义务的基础,经济合作机制是经济伙伴国履行经济义务的基础。其中以色列对美国安全与经济“一边倒”,叙利亚和伊朗对俄罗斯安全与经济“一边倒”,上述三个中东国家构建的安全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基本吻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面临诸多内外部不确

^① 关于美国在中东战略利益,参见 Karl P. Mueller et al., “U. 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rmy,” PE-265-A (2017), RAND Corporation, 2017, p. 2.

^② 如安全依赖美国、经济依赖俄罗斯,或安全依赖俄罗斯、经济依赖美国。

定性环境,长期与域外大国均保持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所以同时与美俄签订了不同类型的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协定,导致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的分离。

安全伙伴层级的差异性与中东国家对美俄战略经济利益依赖程度的差异性,共同影响了中东国家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这些国家所选政策大致可分为五类:积极追随、消极追随、积极制衡、消极制衡和对冲。^①“积极追随”系指中东国家在道义上和实际行动中均支持域外大国;“消极追随”系指中东国家在道义上支持域外大国,但在行动中未向域外大国提供实质性援助;“积极制衡”系指中东国家在道义上和实际行动中均反对域外大国;“消极制衡”系指中东国家在道义上反对域外大国,但在实际行动中未采取实质性政策;“对冲”系指中东国家在道义上和行动上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域外大国(见表3)。

表3 策略选择类型与判断标准

	道义层面	行动层面
积极追随	√	√
消极追随	√	—
积极制衡	×	×
消极制衡	×	—
对冲	—	—

表格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文献自制。“√”表示支持,“×”表示反对,“—”表示超脱。

本文提出的中东国家“战略经济利益”的二级指标包括:(1)国际贸易,(2)能源合作,(3)粮食进口,(4)国际援助。中东安全伙伴国对俄罗斯的重大经济依存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指标上:第一,中东国家对俄国际贸易依存度;第二,中东国家与俄在“欧佩克+”框架下的石油与天然气合作程度;第三,中东国家对俄粮食依存度。中东安全伙伴国对美国的重大经济依存

^① 国际关系视域下的“对冲”系指领导人为规避风险,在相互对立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多面下注,避免成为矛盾的焦点和冲突当事方,从而使各种风险相互抵消,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参见孙德刚、喻珍:《从威胁平衡到多元平衡:“新中东”视野下的阿联酋对冲战略》,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2期,第72页。

度的衡量标准主要包括:第一,中东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第二,中东国家对美国援助的依赖度。

本文所谓“道义支持”的衡量指标是:第一,中东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中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的席位进行表决时,投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或不投票;第二,中东国家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是否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第三,中东国家政府发言人以及官方媒体是否公开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本文“实际行动支持”的衡量指标是:第一,中东国家是否向交战方派出军事战斗人员;第二,中东国家是否向交战方提供武器弹药;第三,中东国家是否与西方一道对俄实施经济制裁;第四,中东国家是否向交战方提供经济援助。^①

四、实证研究:中东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动因

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具有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根本原因是在俄罗斯的认知中,乌克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国,而是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本体安全问题,是自己身份叙事的组成部分。北约东扩以及乌克兰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威胁到了俄罗斯的本体安全。^② 故俄乌冲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二是俄罗斯与美国领导下的北约的矛盾。俄乌之间的冲突是显性矛盾,焦点是领土之争;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焦点是国际秩序之争。俄乌冲突只是表象,俄罗斯与西方阵营的国际体系观对立才是关键。大国战略竞争下,这两组矛盾相互交织、盘根错节,中东国家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中执行差异化政策,表现为安全伙伴关系的强化、固化和弱化三种趋势。“强化”系指安全伙伴国提升了原安全合作的水平,“固化”系指安全伙伴国维持原有的安全合作的水平,“弱化”系指安全伙伴国降低了原有的安全合作水平。

中东国家在联大投票的差异性体现出其对美俄道义支持的政策差别。

^① 本文的研究对象涉及16个中东国家,限于篇幅,文章未对“道义支持”的三个指标以及“实际行动支持”的4个指标进行赋值。

^② 毕洪业:《从危机到战争:俄罗斯本体安全与俄乌冲突》,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21页。

2022年4月7日,联大就是否终止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问题举行表决,结果92票赞成、24票反对、53票弃权,还有17国未投票,决议得以通过。^①在中东安全伙伴国中,叙利亚、伊朗和阿尔及利亚投了反对票,苏丹、巴林、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突尼斯、阿联酋投了弃权票;埃及和摩洛哥未投票;土耳其和以色列投了赞成票。中东国家在此轮联大投票中的政策立场,以及在危机爆发后的政策表态和实际行动,体现出五类不同的政策取向(见表4)。

表4 中东安全伙伴国在美俄之间的政策选择

类型	中东安全伙伴国	对俄政策	对美政策
类型一	叙利亚	积极追随	积极制衡
类型一	伊朗	积极追随	积极制衡
类型二	阿尔及利亚	消极追随	消极制衡
类型三	苏丹	对冲	对冲
类型三	埃及、摩洛哥、巴林、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突尼斯、阿联酋	对冲	对冲
类型四	土耳其	消极制衡	消极追随
类型五	以色列	积极制衡	积极追随

表格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文献自制。

第一类:道义上和行动上均支持俄罗斯、反对美国,以叙利亚和伊朗为代表。俄罗斯与叙利亚是一组非正式强伙伴,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形成了安全特殊关系。2011年叙利亚爆发“街头政治”后,西方国家、土耳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均主张推翻巴沙尔政府,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力挺叙中央政府,十余次动用否决权,并向叙塔尔图斯(Tartus)海军基地和霍梅明(Humeimim)空军基地增派海空军力量,阻止了美西方实施的“颜色革命”,体现出俄叙之间的“血盟”关系。“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俄罗斯一度向叙

^① Swagata Banerjee, “UNGA Suspends Russia From Human Rights Council; 53 Nations Abstain From Voting,” *Republic World*, April 7, 2022, <https://www.republicworld.com/world-news/russia-ukraine-crisis/unga-suspends-russia-from-human-rights-council-53-nations-abstain-from-voting-articleshow.html>, 访问时间:2022年4月10日。

利亚派出6万人军队,并在叙部署了S-400防空系统和米格-29战机,帮助巴沙尔政府收复失地、维护政权安全。

叙利亚在俄乌冲突中坚定站在俄罗斯一边,在道义上和行动上均力挺俄。早在2016年,叙利亚政府就应俄罗斯的请求承认俄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俄叙还加强在利比亚的联合军事行动。2017年,两国续签了俄军在叙利亚霍梅明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驻军49年的协定。该协定是两国行政部门签订的,不同于正式盟约,故俄叙属于非正式强伙伴。2022年在联大就“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敦促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叙利亚是全球投反对票的5个国家之一,也是中东地区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① 叙利亚坚决反对美国和北约利用俄乌冲突打压俄罗斯,反对美欧向乌克兰输送军火,认为美国和北约才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

叙利亚在外交舞台上也积极支持俄罗斯。2022年2月,叙利亚外长费萨尔·梅克达德(Faisal Mekdad)在出席俄罗斯瓦尔代第11次中东会议时宣布,叙政府承认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独立成立共和国。^② 6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ussia Today)采访时表示:“叙利亚支持俄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不仅是叙作为俄忠诚安全伙伴的战略选择,也是出于对国际权力再平衡的认知。”^③ 由于叙利亚追随俄并承认乌东部两个州独立,乌克兰于2022年6月宣布与叙断交,叙随后于7月宣布同乌克兰断交。

叙利亚还向俄提供军事支持。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直接服务于俄政府的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不仅从叙利亚和利比亚抽调军事力量赴乌克兰作战,还将部署在利比亚的1000名叙利亚政府军

① 其他4个国家分别是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和厄立特里亚。

② Vali Kaleji, “Iran and the Ukraine Crisis: Complexities and Considerations,”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April 25, 2022, <https://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717-iran-and-the-ukraine-crisis-complexities-and-considerations.html>, 访问时间:2022年4月30日。

③ “Assad Explains Why Syria is Sticking with Russia,” RT, June 9, 2022, <https://www.rt.com/news/556890-assad-russia-ukraine-interview/>, 访问时间:2022年6月10日。

派到乌克兰,与俄军并肩作战。^①在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竞争中,叙利亚力挺俄罗斯,甚至不惜与乌克兰断交和直接爆发武装冲突。叙利亚在道义上和行动上均支持俄罗斯,执行了“亲俄反美”政策,俄叙安全伙伴关系得以强化。

自莱希(Seyed Ebrahim Raisi)担任伊朗总统以来,俄罗斯与伊朗关系不断升温,强化了非正式强伙伴关系。俄罗斯不仅顶住西方压力,积极参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二号和三号机组建设,而且支持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2021年伊朗向俄提交了“20年战略合作协议”草案,伊朗还与俄领导下的欧亚经济联盟签订优惠贸易协定,推动能源和其他贸易中“去美元化”。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Hossein Amir-Abdollahian)指责美国支持下的北约东扩是俄乌冲突的根源。2022年6月,俄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抵达伊朗,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阿卜杜拉希扬重申伊朗的官方立场,即“虽然我们反对战争,但我们也反对制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做法”^②。6月17日,伊朗和俄罗斯签署了一份关于建立联合贸易中心的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两国在能源、交通、电子、农业、食品、制药和建筑领域的合作。^③7月普京访问伊朗时,两国签订新的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将在伊朗石油领域投资400亿美元。^④

① Frederic Wehrey, “The Impact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Testimony befor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Counterterrorism, May 18, 2022, p. 3; Grant Rumley, Testimony to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May 18, 2022, p. 3,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FA/FA13/20220518/114800/HHRG-117-FA13-Wstate-RumleyG-20220518.pdf>,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5日。

② Luca Urciuolo, “Russia and Iran: Boost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Counter Western Pressure,” *Geopolitical Report*, Vol. 20, Iss. 18, June 28, 2022.

③ “Iran, Russia to Establish Trade Centers,” *Al-Monitor*, June 17,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6/iran-russia-establish-trade-centers>, 访问时间:2022年6月20日。

④ Seth J. Frantzman, “Russia’s Gazprom Signs Major Deal in Iran Worth Billions,”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19, 2022, <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iran-news/article-712520>,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2日。

美国是俄罗斯和伊朗的共同敌人。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伊朗实施全方位立体式制裁,包括能源、金融、贸易等诸多方面,将伊朗从SWIFT支付系统中剔除,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甚至对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Grand Ayatollah Seyyed Ali Khamenei)个人实施制裁。在伊朗核问题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出了动武警告。就俄乌冲突而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蒂布扎德(Saeed Khatibzadeh)呼吁“所有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以对话手段解决分歧”。伊朗和叙利亚均是俄罗斯非正式强伙伴,但在克里米亚的主权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的独立问题上,伊朗采取相对模糊政策。^①换言之,伊朗既不赞成俄罗斯军事进攻乌克兰,又不谴责俄罗斯,也反对西方对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莱希曾发表讲话指出:“伊朗支持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所有外交努力。从我国的外交原则出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反对霸权主义,支持所有国家的自决权,主张所有国家维护领土完整与主权,理解有些国家对北约持续数十年扩张的担忧。”^②莱希的讲话表明:伊朗在原则上反对霸权主义,支持所有国家民族自决权和主权,即“亲俄、反美、不反乌”。

伊朗反对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为北约军事挑衅在先,并向俄罗斯提供进攻性武器。伊朗和叙利亚一道,在道义上和行动上向俄罗斯提供了宝贵支持,批评美国和北约是冲突的始作俑者。^③伊朗向俄提供的“沙希德-136”(Shahed-136)无人机被用于乌克兰战场上,执行作战和侦察任务,弥补了俄无人机数量之不足,是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重要内

① Vali Kaleji, “Iran and the Ukraine Crisis: Complexities and Considerations,”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April 25, 2022, <https://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717-iran-and-the-ukraine-crisis-complexities-and-considerations.html>, 访问时间:2022年4月30日。

② “Iran Backs Diplomatic Settlement of Ukraine Crisis,” *Tasnim*,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tasnimnews.com/en/news/2022/02/28/2674132/iran-backs-diplomatic-settlement-of-ukraine-crisis>,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2日。

③ “Iran Blames US-led NATO Provocations for Ukraine Crisis,” *The Tribune*, February 25, 2022, <https://tribune.com.pk/story/2345275/1>,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5日。

容。^① 2022年9月,乌克兰政府宣布,鉴于伊朗向俄提供军用无人机,乌降级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伊朗政府表示遗憾。^②

第二类:道义上支持俄罗斯、反对美国,行动上奉行对冲政策,阿尔及利亚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俄非正式弱伙伴,阿尔及利亚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分而治之、加剧国际局势紧张和滥用经济制裁的做法,反对西方将俄罗斯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将人权问题作为大国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反对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俄、对俄乌冲突火上浇油,故在联大终止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表决中投了反对票。

阿尔及利亚是俄罗斯在北非的重要传统伙伴,也是俄在中东建立的第一个战略伙伴。苏联是最早向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武器装备的域外大国,阿尔及利亚则是世界第三大俄式军火进口国,对俄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坦克、防空系统和潜艇等有广泛需求。^③ 西撒哈拉问题涉及阿尔及利亚重要利益,据称阿尔及利亚每年向西撒哈拉武装波利萨里奥阵线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④ 2020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不顾阿尔及利亚的反对,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拥有主权,并在西撒哈拉设立线上领馆。2021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断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力挺摩洛哥,引起阿尔及利亚的不满。2022年6月8日,阿尔及利亚暂停了与西班牙的友好合作条约,以反制

① Seth J. Frantzan, "Russia Uses Iranian Drones in Strikes in Ukraine," *The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8, 2022, <https://www.jpost.com/international/article-717402>,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日。

② "Iran to Take Proportionate Action against Ukraine Move," *Mehr News Agency*, September 24, 2022, <https://en.mehrnews.com/news/191783/Iran-to-take-proportionate-action-against-Ukraine-move>, 访问时间:2022年9月25日。

③ Vladimir Odintsov,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Algeria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stute News*, June 6, 2022, <https://astutenews.com/2022/06/relations-between-russia-and-algeria-are-developing-rapidly/>, 访问时间:2022年8月10日。

④ Safaa Kasraoui, "Algeria To Vote Against UN Resolution Seeking to Isolate Russia," *Morocco World News*, March 1, 2022,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2/03/347369/algeria-to-vote-against-un-resolution-seeking-to-isolate-russia#:~:text=Rabat%20-%20Amid%20the%20intensifying%20global%20outrage%20over,to%20isolate%20Russia%20for%20its%20invasion%20of%20Ukraine>, 访问时间:2022年8月15日。

西班牙议会通过的“支持摩洛哥 2007 年西撒哈拉自治计划”。与西方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偏袒摩洛哥不同,俄在战略上支持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则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向俄罗斯倾斜。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双方都争取阿尔及利亚的支持。在阿尔及利亚外长拉姆丹·拉马姆拉(Ramtane Lamamra)访美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非马格里布诸国时,美国多次敦促阿尔及利亚与西方采取一致行动。但是,阿尔及利亚不愿意制裁俄罗斯,而是主张继续同俄合作,反对美国和北约借人权问题打压俄罗斯,也反对北约挤压俄战略空间。

阿尔及利亚向俄提供道义支持,除了因为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拥有主权外,还因为俄罗斯和阿都是油气出口大国,在天然气定价权上存在共同利益,在“欧佩克+”机制下加强合作。即便如此,阿尔及利亚仍留有余地,不愿意在行动上支持俄,而是回应美欧的请求,宣布增加天然气开采量。阿尔及利亚天然气占欧洲进口量的 11%。俄乌冲突爆发后,阿国有石油公司(Sonatrach)宣布将加大对欧洲天然气出口,通过跨地中海油气管道对欧增加天然气出口,年出口量从 100 亿立方米增加至 220 亿立方米,缓解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①

阿尔及利亚在道义上支持俄罗斯、在行动上保持中立有助于其在俄乌之间开展外交斡旋。2022 年 3 月,阿外长拉姆丹·拉马姆拉与苏丹、伊拉克和埃及外长及阿盟秘书长一道,成立“阿拉伯接触小组”并访问莫斯科,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②由此可见,阿尔及利亚和伊朗一样,在道义上支持俄罗斯,但在行动上却保持超脱,执行了“亲俄不反美”政策,与俄安全伙伴得以固化。

第三类:道义上和行动上均不在美俄之间选边,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选择这一政策。巴林、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突尼斯、阿联酋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处于浅层次,苏丹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处于浅层次,在联大关

^① Jeune Afrique, “Ukraine-Russia: Algeria Ready to Provide more Gas to Europe,” *The Africa Report*,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180206/ukraine-russia-algeria-ready-to-provide-more-gas-to-europe/>, 访问时间:2022 年 3 月 15 日。

^② “Ukraine-Russia Conflict: Algerian Action and African Inertia,” *LE Journal Del Afrique*, April 4, 2022, <https://lejournaldelafrique.com/en/conflict-ukraine-russia-algerian-action-and-african-inertia/>, 访问时间:2022 年 8 月 10 日。

于终止俄罗斯人权理事会席位的表决时均投了弃权票(埃及和摩洛哥未投票)^①,体现出美俄弱伙伴普遍奉行超脱政策。

俄与苏丹长期保持非正式弱伙伴关系。2019年,普京与时任苏丹总统巴希尔(Omar Hasan Ahmad Al-Bashir)签订了俄在苏丹萨瓦金岛建立军事基地的协议。2022年3月,尽管苏丹军方称仍在评估这份协议,但苏丹政府表达了继续执行该协议的愿望。^②同时,美国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出,两国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同时在美国的介入下,苏丹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提供的援助使苏丹政府表现出不希望在美俄之间选边站的意愿。2月28日,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Gen Abdel Fattah Al-Burhan)主持专题会议并讨论俄乌战争的影响,苏丹政府发言人萨尔玛·阿卜杜勒-贾巴尔(Salma Abdel-Jabbar)在会后表示:“苏丹支持俄乌通过对话解决危机。”^③苏丹政府顶住了西方的压力,拒绝谴责俄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未向俄提供道义或行动支持。

美国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安全伙伴国也执行对冲政策。摩洛哥是美国的“非北约盟友”,但2022年3月2日在联大要求俄罗斯停止进攻并立即撤出所有军队的表决中未投票,这被一些摩洛哥国际关系专家称赞为“明智”“机智”“打破常规”的外交实践,认为这有利于摩与俄继续维持经贸关系。^④

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执政以来,埃及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在与美

① “弃权”是一种直接表明不愿意介入冲突的立场,“不投票”是一种间接表明不愿意介入冲突的立场,故埃及和摩洛哥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存在微妙不同。本文采取简约的做法,不讨论二者的差异性。

② Grant Rumley, Testimony to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May 18, 2022, p. 3,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FA/FA13/20220518/114800/HHRG-117-FA13-Wstate-RumleyG-20220518.pdf>,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5日。

③ “Sudan Snubs Calls to Condemns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Sudan Tribune*, February 28, 2022, <https://sudantribune.com/article255831/>, 访问时间:2022年8月15日。

④ Basma El Atti, “Morocco’s Non-vote on UN Condemnation of Putin’s War Raises Controversy,” *The New Arab*, March 4, 2022, <https://english.alaraby.co.uk/news/morocco-chooses-neutrality-un-condemns-putins-war>, 访问时间:2022年8月15日。

国开展安全合作的同时,积极与俄保持友好往来。俄乌冲突中埃及是选择中间道路的典型代表。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前外交官穆罕默德·阿尼斯·塞勒姆(Mohamed Anis Salem)表示:“冷战结束后,不结盟重要性下降,但这次新的(俄乌)危机为不结盟运动提供了复兴的机会。”^①2022年6月17日,埃及总统塞西参与了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论坛”(MEF)并发表演讲,呼吁俄乌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同日,塞西又参与了俄总统普京主持的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在演讲中赞赏近年来埃俄经贸关系达到了卓越水平。开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塔里克·法赫米(Tarek Fahmy)认为,这表明埃及渴望在美俄之间保持平衡。^②

作为美国的弱伙伴,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奉行对冲政策。2022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和阿尔巴尼亚提交的草案(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敦促俄撤军)进行表决时,阿联酋投了弃权票。弃权体现出阿联酋不愿意同美步调一致。3月,在对联大要求俄罗斯停止进攻并立即撤出所有军队的表决中,沙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埃及、约旦、突尼斯等美国的安全伙伴投了赞成票,与美政策保持一致,但拒绝对俄采取实际制裁行动。^③2022年4月,阿联酋在安理会讨论俄乌冲突时指出:“对话是解决(俄乌)冲突的唯一途径。阿联酋政府支持有关各方持续进行的对话,支持有关各方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④广大阿拉伯国家奉行“安全靠西方、经贸靠各方”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轨政策,在美俄之间“走钢丝”。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安全伙伴苏丹,以及美国的阿拉伯伙伴如埃及、沙

① Hamza Hendawi, “Egypt Treads Careful Middle Ground on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National News*, March 1, 2022, <https://www.thenationalnews.com/mena/egypt/2022/03/01/egypt-treads-careful-middle-ground-on-russia-ukraine-conflict/>, 访问时间:2022年8月10日。

② “Egypt Participates in Russian Economic Forum,” *Al-Monitor*, June 23,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6/egypt-participates-russian-economic-forum>, 访问时间:2022年8月30日。

③ 科威特因1990年遭伊拉克入侵,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同情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但随着局势的发展,科威特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一样奉行对冲政策。

④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9018th Meeting,” S/PV. 9018, April 19, 2022, p. 19.

特、阿联酋、摩洛哥等,都是弱伙伴,在美俄之间两面下注,在道义上和行动上均保持超脱,苏丹坚持“亲俄不反美”政策,美国的阿拉伯伙伴国则执行“亲美不反俄”政策,安全伙伴发生了异化。苏丹未站在俄罗斯一边,埃及、沙特和阿联酋等没有唯美国马首是瞻。

第四类:道义上支持美国、反对俄罗斯,但行动上奉行对冲政策,土耳其是其中的代表。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是美国在中东的正式强伙伴;土耳其积极推动“泛突厥主义”,将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在土耳其的支持下,“突厥国家组织”宣告成立,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正式成员国,匈牙利为观察员,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人也被视为突厥人的后裔。^① 普京政府对土在俄后院的渗透保持警惕。同时,美国对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勘探天然气、打击“居伦运动”、压制亲美世俗力量、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等提出批评,甚至还对土实施经济制裁,迫使埃尔多安政府在美俄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以及官方媒体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承认俄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反对俄在乌东部地区建立“国中之国”或吞并乌克兰领土,敦促俄尊重乌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视土耳其为北约应对俄乌冲突的“前线国家”,说服埃尔多安对俄施压并向乌提供援助。2022年2月,土乌签订自贸协定和国防协定。土耳其提供的“拜拉克塔尔”(Bayraktar TB2)无人机增强了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埃尔多安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要求俄归还克里米亚;土耳其在联大三次涉俄表决中均站在西方阵营一边,投了赞成票。2022年3月,土耳其外交部在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八周年之际发表声明,不承认俄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占领,坚定支持乌主权与领土完整,密切关

^① Metin Gurcan, “Erdogan Envisions Alliance of Turkic-speaking States,” *Al-Monitor*, November 18, 2021,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11/erdogan-envisions-alliance-turkic-speaking-states>,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5日。

^② Talmiz Ahma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Reset,” *The Hindu*, May 3, 2022, <https://www.esenfidanlik.com/turkeys-foreign-policy-reset-the-hindu/>,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3日。

注俄控制下的克里米亚鞑鞑突厥人的生活状况。^①

但是土耳其拒绝和西方一道向俄实施经济制裁,拒绝对俄民航飞机关闭领空,土耳其海峡也没有禁止俄军舰通行。土耳其奉行亲乌立场,但注意分寸,未关闭同俄对话的窗口。在埃尔多安的亲自主持下,土耳其政府促成了数轮俄乌会谈,充当俄乌之间以及俄与西方之间对话的桥梁,促成俄乌交换战俘,为俄乌粮食出口到国际市场开辟绿色通道。2022年3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乌克兰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及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三方会谈,这是自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高层首次直接接触。4月24日,埃尔多安与乌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通话时指出,土耳其对担保国问题原则上持积极立场,愿为俄乌谈判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②6月22日,土耳其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与俄官员会面,讨论俄乌粮食国际出口走廊问题以及两架被困在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的土飞机返航问题,土国防部称土俄之间的会谈是“长期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③7月,俄总统普京、土总统埃尔多安和伊朗总统莱希举行德黑兰峰会,重申在叙利亚问题上加强协调并就俄乌冲突解决保持对话。总之,土耳其在道义上反对俄罗斯,但在行动上保持超脱并在俄乌之间两面下注,执行了“不亲美也不亲俄”政策,美土安全伙伴关系得到固化。

第五类:道义上和行动上均支持美国、反对俄罗斯,以色列是其中的代表。自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起,美以就形成了安全特殊关系。俄乌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受到美国的压力,在联大三次投票反俄。以色列总理亚伊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urkey, “No: 88, 16 March 2022, Press Release Regarding the Eighth Anniversary of the Illegal Annexation of Crimea,” https://www.mfa.gov.tr/no_-88_-kirim-in-yasadisi-ilhakinin-sekizinci-yildonumu-hk.en.mfa, 访问时间:2022年9月5日。

② 新华网:《土耳其和乌克兰领导人通电话》,2022年4月25日, http://www.news.cn/world/2022-04/25/c_1128592405.htm, 访问时间:2022年4月30日。

③ Amberin Zaman, “Turkey Says No Evidence Ukrainian Grains Stolen by Russia Reached Its Shores,” *Al-Monitor*, June 23,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6/turkey-says-no-evidence-ukrainian-grains-stolen-russia-reached-its-shores#ixzz7XVLBIbTJ>, 访问时间:2022年8月30日。

尔·拉皮德(Yair Lapid)公开指责俄罗斯犯了“战争罪”。作为反制,俄外长拉夫罗夫称希特勒有“犹太血统”;俄还敦促以色列不要支持泽连斯基领导下的乌克兰“新纳粹政权”,并谴责以色列借俄乌冲突转移国际社会视线,掩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袭击。俄以龃龉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

以色列还与乌克兰积极合作,接收犹太难民。据估计,乌境内大约有20万犹太人,泽连斯基本人也是犹太人。危机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将数千乌克兰犹太难民接到以色列。2022年3月,以色列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在犹太移民和俄乌冲突的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将致力于接收来自乌克兰的犹太难民,我们有义务接收前来避难的犹太人。”^①之后,以色列内政部长阿耶莱特·沙凯德(Ayelet Shaked)提出将获准在以色列避难的难民人数限制为2.5万人(其中不包括根据《回归法》进入该国并成为以色列公民的犹太裔乌克兰人),但以色列高等法院于7月3日作出裁决,驳回了政府对进入以色列的乌克兰难民人数设定上限的决定,这一裁决得到了乌总统泽连斯基的高度赞赏。^②

以色列不仅在外交上反俄,而且在行动中也站在俄对立面。在美国的示意下,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与乌克兰分享情报;拜登政府还说服阿联酋与以色列在乌克兰问题上协调立场。^③5月17日,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不顾俄反对,公开宣称:“我们有权(向乌克兰)提供广泛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以符合以色列利益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新的非进攻性装备,这对维护地区稳定十分重要。”^④

^① 澎湃新闻:“‘以色列的保证’:以色列计划每周接收五千名乌克兰犹太人”,2022年3月10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57032, 访问时间:2022年8月15日。

^② Rina Bassist, “Israeli Court Rejects Cap on Ukrainian Refugees,” *Al-Monitor*, July 5,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7/israeli-court-rejects-cap-ukrainian-refugees>, 访问时间:2022年8月10日。

^③ James Dorsey, “Deteriorating Israeli-Russian Relations: A Cautionary Message for the UAE, Saudi Arabia, and Turkey,” *Modern Diplomacy*, May 4, 2022,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2/05/04/deteriorating-israeli-russian-relations-a-cautionary-message-for-the-uae-saudi-arabia-and-turkey/>,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3日。

^④ “Russia-Ukraine War: Israel Delivers Helmets and Vests to Ukraine,” *The Jerusalem Post*, May 18, 2022, <https://www.jpost.com/breaking-news/article-707002>, 访问时间:2022年8月20日。

以色列强烈的反俄立场与美以安全伙伴层级有关。“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色列对俄默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的活动表示不满,担心伊朗的军事力量从波斯湾经红海延伸至地中海地区。以色列对叙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了一百多次空袭。2022年5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在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与俄罗斯在以军空袭叙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事上保持默契,即使以色列向乌提供必要军事援助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①然而,6月15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谴责了以色列对大马士革民用机场的空袭。以色列不顾俄罗斯反对,支持北约东扩,以总理兼外长亚伊尔·拉皮德在与芬兰外长佩卡·哈维斯托(Pekka Haavisto)通话时指出,两国“讨论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决定”。^②在东地中海地区,以色列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是伊朗而不是俄罗斯,但是俄、伊朗和叙利亚形成“铁三角”,使以色列不得不在美俄之间选边站——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行动上满足美国的需要,制衡俄罗斯。俄主要银行被剔除出SWIFT系统后,以色列银行随即宣布终止与俄银行系统的业务往来;以色列政府还实施了对俄寡头的制裁。^③2022年9月,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与乌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祝贺乌独立31周年,并向俄乌冲突中乌方的伤亡人员表示哀悼。^④因此,以色列拉皮德政府执行了“亲美反俄”政策,美以安全伙伴关系得到强化。

① “Gantz Says Israel Still Coordinates with Russia on Syria,” *Al-Monitor*, May 2,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5/gantz-says-israel-still-coordinates-russia-syria#%20ixzz%207XbAZufZx>, 访问时间:2022年8月10日。

② Rina Bassist, “Russia Reportedly Drafts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ondemning Israel over Syria,” *Al-Monitor*, June 20,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6/russia-reportedly-drafts-un-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condemning-israel-over#ixzz7XbM8gUNH>, 访问时间:2022年8月30日。

③ Danny Zaken, “Israel Implements Some but not All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n Oligarchs,” *Al-Monitor*, March 17,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3/israel-implements-some-not-all-sanctions-against-russian-oligarchs>, 访问时间:2022年7月20日。

④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rael, “Prime Minister Yair Lapid Speaks with President of Ukraine Volodymyr Zelenskyy,” September 1, 2022,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news/pm-lapid-speaks-with-president-of-ukraine-zelenskyy-1-sep-2022>, 访问时间:2022年9月5日。

五、检验与评论

中东大多数国家为脆弱政权,面临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的双重难题;国内发展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对中东国家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在不对称关系下,维护政权安全成为各国首要考量。通过与美俄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东国家对域外大国存在安全和经济双重依附性,试图在安全层面和经济层面获得支持,巩固政权稳定,增强政权安全。安全伙伴层级和重大经济利益决定了安全伙伴国对大国提供援助的意愿。

从美俄对中东的安全伙伴国政策来看,美俄两国都以安全和经济为混合手段:美国迫使中东国家选边站,主要依靠防务、贸易和援助三大政策;俄罗斯引导中东国家在美俄之间奉行平衡政策,主要依靠军火、贸易、粮食、能源合作项目(见表5)。美国是中东安全伙伴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通过对中东国家商品和投资开放市场,向中东国家提供重要援助,成为影响中东国家战略经济利益的域外大国。俄在叙利亚部署 S-400 防空系统,向伊朗提供 S-300 防空系统和“基洛”级潜艇,向埃及出口粮食并帮助埃建设首座核电站,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强“欧佩克+”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向土耳其出口核电项目和 S-400 防空系统等,都使俄获得了影响中东国家外交政策的安全和经济杠杆。^① 根据对美俄安全与经济依存度高低,可以把美俄安全伙伴关系分为五类。

类型一:安全和经济均依靠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力挺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两国与俄在安全和经济上形成了“内循环”,摆脱了对美国的依赖。俄是叙安全和经济援助的首要供给者,且经过十年的制裁后,叙在俄支持下对西方的制裁基本形成了免疫力,故叙在道义上和行动上力挺俄。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私营防务承包商瓦格纳集团 3000 人的私人安保武装和 2000 人的叙利亚民兵武装在利比亚并肩作战,支持哈夫塔尔(Khalifa Beiqasim Haftar)

^① Grant Rumley, Testimony to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May 18, 2022, p. 5,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FA/FA13/20220518/114800/HHRG-117-FA13-Wstate-RumleyG-20220518.pdf>,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5日。

表5 中东国家对美俄经济依存度

	2021年 俄在中东 国家进口 贸易伙伴 中的排序	2020年 中东国家 从俄进口 小麦的 占比	与俄能源 合作伙伴	2021年 美在中东 国家进口 贸易伙伴 中的排序	2019财年美国 对中东国家的 援助额 (百万美元)
叙利亚	第4位	不详	是	第27位	653.4 ^①
伊朗	第3位	不详	是	第42位	1.4
阿尔及利亚	不详	不详	是	第32位	28
苏丹	第8位	53.4%	是	第30位	373.6
突尼斯	第13位	5.14%	否	第11位	202.2
摩洛哥	第8位	7.07%	否	第4位	65
约旦	第30位	17.2%	否	第3位	1723.1
埃及	第6位	62.1%	否	第3位	1468
巴林	第43位	不详	是	第4位	0.7
卡塔尔	第23位	35.8%	是	第2位	1.5
阿曼	第21位	61.7%	是	第9位	52
科威特	第23位	0.068%	是	第3位	4.4
阿联酋	第17位	49%	是	第4位	1.5
沙特	第32位	7.92%	是	第2位	1.1
土耳其	第2位	68%	是	第5位	179.8
以色列	第23位	18.1%	否	第3位	3308.5

来源：“2021年俄在中东国家进口贸易伙伴中的排序”的数据来源为 <https://data.imf.org/?sk=9D6028D4-F14A-464C-A2F2-59B2CD424B85&sId=1515619375491>,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5日;“2020年中东国家从俄进口小麦的占比”的数据来源为 https://oec.world/en/visualize/tree_map/hs92/import/egy/show/21001/2020/,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5日;“2021年美在中东国家进口贸易伙伴中的排序”的数据来源为 <https://data.imf.org/?sk=9D6028D4-F14A-464C-A2F2-59B2CD424B85&sId=1514498277103>,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5日;USAID, “U. S.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 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 July 1, 1945—September 30, 2019,” pp. 12-30,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BAAJ833.pdf,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5日。

^① 美国对叙利亚的援助对象是叙库尔德自治政府及叙利亚反对派,而不是叙利亚巴沙尔政府。

将军；俄乌冲突爆发后，叙政府支持俄从叙抽调部分武装力量参与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派出武装人员赴乌克兰前线支持俄。^① 伊朗和俄罗斯都被西方视为“修正主义国家”，都受到西方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且两国都是能源出口大国。伊朗是小麦进口国，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价格与油菜籽价格的上涨不符合伊朗利益。^② 伊朗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行动中支持俄罗斯，如向俄提供军用无人机。

类型二：安全靠俄罗斯，经济离不开美国。 阿尔及利亚是其中的代表。俄罗斯是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军火供应者；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作为油气出口大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阿尔及利亚在道义上支持俄，但在实际行动中保持审慎立场。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外长拉夫罗夫于5月10日对阿尔及利亚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两国签订数项军火合同，如阿购买包括苏-35战斗机在内的俄先进武器装备；美国则因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取消了与阿50%以上的军火交易。^③ 阿尔及利亚与俄罗斯保持安全合作，同时与美国保持经贸合作。

类型三：安全和经济均离不开美俄。 俄罗斯的安全伙伴苏丹以及美国的安全伙伴埃及、沙特和阿联酋等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国家为避免“将鸡蛋放入一个篮子中”，寻求同美俄均保持合作关系，执行对冲政策。以埃及为例，塞西政府将对美关系放在重中之重，但不愿意终止与俄经贸合作。2022年6月29日，埃及核与辐射监管局(ENRRA)同意根据与俄签订的协议，在

① Grant Rumley, Testimony to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May 18, 2022, pp. 3-5; “East Africa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 North and West Africa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 Lead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Office of the Lead Inspector General, April 1, 2020-June 30, 2020, https://www.stateoig.gov/system/files/ea-nwa_q3_june2020_final.pdf#page=5, 访问时间: 2022年8月30日。

② Vali Kaleji, “Iran’s Position on Ukraine War Explained,” *The Tehran Times*,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tehrantimes.com/news/470492/Iran-s-position-on-Ukraine-war-explained>, 访问时间: 2022年11月4日。

③ Vladimir Odintsov,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Algeria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stute News*, June 6, 2022, <https://astutenews.com/2022/06/relations-between-russia-and-algeria-are-developing-rapidly/>, 访问时间: 2022年8月30日。

开罗西北部的达巴核电站建设首个发电机组,俄为埃及建设达巴核电站提供了优惠贷款和赠款,这使俄在埃及有持续的影响力,并通过埃及辐射到其他中东和非洲国家。俄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与埃及在核电站方面的合作是俄整体外交的一部分,迫使埃及在俄乌冲突中保持善意的中立。^①俄还以粮食出口为杠杆,阻止埃及跟随美国制裁俄。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60%的小麦依赖进口。尽管近年来埃及提出了粮食进口多元化战略,但仍有70%以上的小麦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每年花费30亿美元。6月23日,埃及央行表示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并批评西方国家“对俄实施的贸易制裁,以及由此引发的供应链不畅已推高了全球商品价格,如石油和小麦”。^②2022年7月,埃及总统塞西在会见来访的俄外长拉夫罗夫时指出:“埃及支持优先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双边和多边努力。”^③

与埃及相似,海湾阿拉伯国家安全靠西方,战略经济利益离不开俄罗斯。海湾阿拉伯国家90%的粮食消费依靠进口,而俄是其粮食进口主要来源地。^④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安全依赖和对俄粮食与能源依赖迫使这些国家选择对冲。能源合作也是俄罗斯迫使海湾阿拉伯国家中立的重要手段。俄乌冲突爆发后,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在抑制油气价格上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向欧洲提供油气,但拒绝同美国一道制裁俄罗斯,不愿意增加油气产量以抑制国际能源价格。在2022年4月“欧佩克+”会议上,沙特和阿联酋等拒绝使用它们的

① “Egypt Licenses First Power Unit at Dabaa Nuclear Power Plant,” *Al-Monitor*, July 6,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7/egypt-licenses-first-power-unit-dabaa-nuclear-power-plant>, 访问时间:2022年7月10日。

② Adam Lucente, “Egypt, Turkey Hold Firm on Interest Rates,” *Al-Monitor*, June 24,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6/egypt-turkey-hold-firm-interest-rates>, 访问时间:2022年6月30日。

③ “Egypt’s Al-Sisi Meets Russia’s Lavrov, Stresses Importance of Diplomatic Solutions in Ukraine Crisis,” *Daily News (Egypt)*, July 24, 2022, <https://dailynewsegypt.com/2022/07/24/egypts-al-sisi-meets-russias-lavrov-stresses-importance-of-diplomatic-solutions-in-ukraine-crisis/>,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2日。

④ Caitlin Welsh, “The Impact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pril 15, 2022, pp. 3-5, <https://eurasia.ro/2022/04/15/the-impact-of-russias-invasion-of-ukraine-in-the-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2日。

闲置原油产能来弥补国际石油供应不足。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情报委员会以及其他 20 多位民主党议员向拜登施压,要求其向沙特采取更强硬立场。然而拜登要求打电话给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讨论增加石油出口问题,但遭到拒绝。5月31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Faisal bin Farhan)和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利雅得举行了会谈,会后发表的声明高度评价双方在“欧佩克+”机制下的合作,强调“俄沙在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加强合作,对全球油气市场稳定有积极作用”。^① 10月,沙特、俄罗斯等无视美国“警告”,宣布“欧佩克+”石油日产量减少 200 万桶。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合作稀释了美阿安全合作对俄带来的影响。

在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和欧洲转移之际,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安全需求被忽略,其被迫采取对冲政策。^② 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在俄乌冲突中不愿选边站,与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与安全伙伴的合作处于浅层次有重要关系。其一,美国政府认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是记者卡舒吉遇害的背后主谋,故在人权问题上对沙特大加指责;其二,尽管美国一直敦促阿拉伯安全伙伴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沙特一直拒绝;其三,拜登政府召开所谓的“领导人民主峰会”,却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全部拒之门外;其四,美国拒绝向沙特和阿联酋等提供高尖端武器,甚至还撤走了部署在沙特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其五,美国指责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在也门的军事行动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却对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沙特石油设施未采取保护措施;其六,美国寻求重返伊朗核协议,而沙特担心伊朗核计划将不断推进。

针对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安全伙伴层级下降,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威胁说,可通过政治施压逼其就范。而沙特前驻美大使、情报总长图尔基(Turki bin Faisal Al Saud)说:“我们不是学生,不接

^① Simon Watkins, “Why Saudi Arabia Isn’t Giving Up on Its Russian Oil Alliance,” *Oil Price*, June 7, 2022, <https://oilprice.com/Geopolitics/International/Why-Saudi-Arabia-Isn't-Giving-Up-On-Its-Russian-Oil-Alliance.html>, 访问时间:2022年6月10日。

^② Clemens Chay, “A ‘Road to Damascus’ Moment in US-Gulf Relations?” *Insights*, No. 277, April 12, 2022, p. 17, <https://mei.nus.edu.sg/publication/insight-277-a-road-to-damascus-moment-in-us-gulf-relations/>,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日。

受(美国的)‘胡萝卜+大棒’政策;我们只有受到公正待遇,才会采取相应的(支持)行动。”^①拜登政府居高临下的政策限制了美国与阿拉伯盟伴安全伙伴的合作深度。鉴于美沙安全合作出现了裂痕,沙特增强了外交自主性,希望在美俄之间保持战略平衡,既不愿意对美亦步亦趋,也不愿意全面倒向俄,而是希望在美俄之间执行对冲政策。^②如在2022年9月俄乌交换战俘问题上,沙特发挥了积极的斡旋作用。

类型四:安全靠美国,经济离不开俄罗斯。美土是正式强伙伴,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土对美支持度不及以色列,这是因为土战略经济利益依赖俄罗斯。在俄乌冲突面前,土耳其选择消极制衡而不是积极制衡,与俄土之间的经济共生有很大关系。多年来俄是土耳其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额达300亿美元。俄提供了土耳其52%的天然气和65%的粮食进口^③;长达930公里的“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把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年俄去土耳其的游客达700万人,带动了土经济发展。俄还帮助土建设核电站,预计到2030年核能将占土能源供应量的30%。^④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黑海地区国家,土利用地缘优势,在俄乌之间开展外交斡旋,提升了政治大国地位。6月26日,土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声称土不会对俄实施制裁,因为一旦土耳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土自身经济受到的损失将超过俄罗斯受到的损失。^⑤埃尔多安政府倾向于消极制衡,即

① James Dorsey, “Deteriorating Israeli-Russian Relations: A Cautionary Message for the UAE, Saudi Arabia, and Turkey,” *Modern Diplomacy*, May 4, 2022,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2/05/04/deteriorating-israeli-russian-relations-a-cautionary-message-for-the-uae-saudi-arabia-and-turkey/>,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3日。

② 《美国与沙特渐行渐远?》,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4月30日,第6版。

③ Talmiz Ahma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Reset,” *The Hindu*, May 3, 2022, <https://www.esenfidanlik.com/turkeys-foreign-policy-reset-the-hindu/>,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3日。

④ Ibid.

⑤ Ajeet Kumar, “Turkey Defends Its ‘Neutral’ Stance on Kyiv, Says Sanctioning Russia to ‘harm Its Economy’,” *Republic World*, June 27, 2022, <https://www.republicworld.com/world-news/russia-ukraine-crisis/turkey-defends-its-neutral-stance-on-kyiv-says-sanctioning-russia-to-harm-its-economy-articleshow.html>, 访问时间:2022年8月30日。

“亲美不反俄”，以平衡土安全和经济利益。

类型五：安全和经济均靠美国。在美国中东安全伙伴国中，以色列是唯一遵从美国的意志对俄实施积极制衡的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几乎垄断了同以安全与经济合作，就像俄垄断同叙利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一样。^① 美国每年向以提供 38 亿美元左右的经济与安全援助，美国也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 年，以色列对美出口占其外贸出口总额的 29.6%，稳居第一位；而以色列对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 1.4%，位居第 18 位。^② 与美以特殊关系相比，俄以安全和经济合作规模有限，以倾向于对俄积极制衡，奉行亲美反俄政策。

本文关于安全伙伴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的理论假设在 16 个国家中总体上得到了检验。^③ 从表 6 可以看出，美俄都具有影响中东伙伴国的安全和经济手段。安全伙伴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诉求与中东国家向美或俄提供援助大致呈正相关关系，安全伙伴层级越高、战略经济利益越多，中东国家向美或俄提供道义与行动支持的动力越足，反之亦然。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在安全上普遍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贸上离不开俄罗斯，形成了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的分野，故在俄乌冲突中普遍奉行对冲政策。叙利亚和伊朗在战略经济利益上不依靠美国，以色列在战略经济利益上不依靠俄罗斯，故能够坚定支持各自的安全伙伴。美国的中东安全伙伴国普遍不愿意在实际行动中反俄，因为其在贸易、能源或粮食安全问题上离不开俄罗斯；苏丹不愿同俄亦步亦趋，是因为过渡政府在当前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期望改善同美国关系，获得美国援助。

① Danny Zaken, “Israel Implements Some but not All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n Oligarchs,” *Al-Monitor*, March 17,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3/israel-implements-some-but-not-all-sanctions-against-russian-oligarchs>, 访问时间：2022 年 3 月 20 日。

② “Israel’s Top Trading Partners,” <https://www.worldstopexports.com/israels-top-trading-partners/>, 访问时间：2022 年 11 月 5 日。

③ 在上述 16 个案例中，约旦似乎是特例。约旦对美安全伙伴层级和经济依存度较高，对俄安全伙伴层级和经济依存度较低，但却在俄乌冲突中奉行对冲政策。

表6 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政策选择的动因分析

	与俄安全 伙伴层级	战略经济 利益对 俄依存度	对俄政策	与美安全 伙伴层级	战略经济 利益对 美依存度	对美政策
叙利亚	高	高	积极追随	无	极低	积极制衡
伊朗	高	高	积极追随	无	极低	积极制衡
阿尔及利亚	中	高	消极追随	低	低	消极制衡
苏丹	中	高	对冲	低	中	对冲
埃及	低	高	对冲	中	高	对冲
摩洛哥	低	中	对冲	中	中	对冲
约旦	低	低	对冲	中	中	对冲
突尼斯	低	中	对冲	中	中	对冲
巴林	低	高	对冲	中	中	对冲
卡塔尔	低	高	对冲	中	中	对冲
阿曼	低	高	对冲	中	中	对冲
科威特	低	高	对冲	中	中	对冲
阿联酋	低	高	对冲	中	中	对冲
沙特	低	高	对冲	中	中	对冲
土耳其	低	高	消极制衡	高	中	消极追随
以色列	低	低	积极制衡	高	高	积极追随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六、结论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国家陷入严重的教派冲突,纷纷寻求域外大国的支持;俄乌冲突之后,中东国家成为美、俄、欧、乌克兰等拉拢的对象。按照汉斯·摩根索的权力平衡论、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威胁平衡论和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的利益平衡论,安全伙伴在危机爆发时理应相互提供安全援助。本文通过研究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中东地区安全伙伴的反应,考察安全伙伴是否在道义上和实际行动中提供安全援助。研究发现,美俄两方都未建成铁板一块的安全伙伴体系,中东国家具有安全和

经济利益的复合诉求,美俄对中东国家的施压总体上相互抵消,其各自在中东的安全伙伴没有严格根据美俄意志选边站,而是在政策宣示和行动两方面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富有弹性的外交政策。

第一,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不及美国,在安全竞争中处于劣势。美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通过安全和经济双轨政策影响中东国家。但俄是欧亚地区性大国,在中东只有4个非正式伙伴;而美国是全球性霸权国,拥有12个正式与非正式伙伴。俄主要通过防务、粮食出口和油气合作影响中东国家;美国则利用自己在全球安全、政治、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塑造权力关系,同时利用国内法对中东国家实施制裁或提供援助,影响中东国家政策走向的手段更多。

第二,安全伙伴的层级与中东国家提供援助的程度之间存在重要联系,是主要变量。在俄乌矛盾中,正式强伙伴和非正式强伙伴形成了压力。在非对称性关系中,大国通过垄断与中东弱小伙伴的安全合作关系形成结构性张力,故针对俄乌冲突,叙利亚和伊朗积极追随俄罗斯,以色列积极追随美国。土耳其是北约正式成员国,但只是在道义上反对俄罗斯,在行动中与俄乌均保持合作关系。相比之下,美俄绝大部分正式弱伙伴国和非正式弱伙伴国奉行对冲政策。^① 中东国家的政策选择使俄在战略竞争中处于劣势,但美国的安全伙伴国总体上奉行“亲美不反俄”政策。在俄与西方的博弈中,除叙利亚、伊朗、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和土耳其外,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国普遍奉行超脱不选边的外交政策。

第三,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错位导致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化趋势。中东国家与美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同,其在俄乌冲突中的政策取向不是建立在价值判断之上,而是建立在安全和利益的判断之上。世界百年变局下,美俄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奖励追随行为、承受资源消耗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但全球问题与挑战不断涌现,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出现赤字,这就留下了安全伙伴国寻求开放性功能合作的空间,中东安全伙伴出现了学界提出的异化现象。^② 如表7所示,除叙利亚和伊朗坚定向俄

^① 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74页。

^② 任琳、郑海琦:《联盟异化的起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第58页。

提供道义与实际支持、以色列坚定向美提供道义与实际支持外,其他中东安全伙伴国要么提供有限的支持(如土耳其对美国、阿尔及利亚对俄罗斯),要么选择对冲政策(如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在美俄之间)。

表7 中东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

主导国	安全伙伴类型	中东安全伙伴	安全伙伴的异化趋势
美国	非正式强伙伴	以色列	强化
	正式强伙伴	土耳其	固化
	正式弱伙伴	巴林、埃及、约旦 卡塔尔、突尼斯、摩洛哥	退化
	非正式弱伙伴	沙特、阿联酋 阿曼、科威特	退化
俄罗斯	非正式强伙伴	叙利亚、伊朗	强化
	非正式弱伙伴	阿尔及利亚	固化
		苏丹	退化

表格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文献自制。

第四,中东国家的首要关切是维护本国的政权安全而不是履行安全承诺。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国同世界大国价值观不同,大多面临多重内外部威胁,其首要任务是应对中东地区国家的内部竞争,而不是介入域外大国的安全博弈,故在俄乌冲突中倾向于规避风险和多面下注。俄乌冲突中,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国受到美俄的双重施压,但其政权安全的最大挑战来自中东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美俄大国,如摩洛哥最大的安全挑战是阿尔及利亚,以色列最大的安全挑战是伊朗,以沙特为首的“伊斯兰保守主义阵营”、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抵抗阵营”、以土耳其为首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阵营”、以以色列为代表的所谓“温和阵营”等形成了中东地区多极化格局,中东各国更加关心的是本国在中东次体系中的位置。因此,制衡与追随都意味着高成本,顺水推舟才是中小国家的生存法则。在俄乌之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奉行对冲,坚持遏制而不孤立、同情乌而不反俄、超脱而不选边政策,才是世界百年变局下多数中东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王道。